歲時廣記

歲時廣記卷第二十八

廣寒僊裔陳　元靚　編

七夕下

食仙桃

漢武帝內傳帝好神仙之道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齋居禱祠以求神應至四月戊辰帝方御宴殿時東方朔及董仲君在側忽有一女子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訪道求生屢禱山川似可教者從今日始清齋不交人

事七月七日王母當暫至也言訖女子忽不見帝問東方朔何人朔曰乃西王母紫蘭宮女常傳命往來人間帝於是登真臺齋戒存道至七月七日灑掃宮掖燔百和之香然九光之燈列監香果爲天官之饌帝乃盛服至于階下勅內外謐寂以候仙官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鬱趨陛須臾王母乘雲輦而降帝問寒暄畢王母自設天厨以仙桃飼帝復召上元夫人與帝同宴因授以五岳真形圖及靈光經夫人

亦以六甲靈飛十二事授帝至明王母與夫人同乘而去

請仙藥

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御承華殿齋正中忽有青鳥從西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何爲也朔曰此西王母欲降以化陛下上乃施帷帳燒貝末香香𦵏兜牽國所獻塗宮門香聞百里是夕漏七刻西方隱隱若雷聲有頃王母乘雲車而至玉女馭母戴七勝青氣如雲上拜請不死之

藥母曰帝滯情不盡慾心尚多不死之藥未可致也東方朔於朱雀牖中竊覩母曰此兒好作罪過久被斤逐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母出桃七枚自啖二枚以五枚與帝帝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子非下土所種之物

乘白鶴

總仙記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一云吹簫作鳳凰鳴遊伊洛間遇道士浮邱公接子喬上嵩高山四十餘年後於山中見桓良曰告我

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是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時有童謡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摇瑟鳳吹笙乘雲鼓氣吸日精吸日精長不歸秋山冷露沾君衣李太白鳳笙歌云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邱彩鳳鳴始聞鍊氣飱金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因尋緱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邱斷不還司馬温公緱

山引云王子吹笙去不還當時舊物唯緱山山深樹老藏遺廟春月秋花空自閒東坡七夕詞云緱山仙子高情雲渺不學癡牛騃女鳳簫聲斷月明中舉手謝時人去又詩云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云見浮邱伯吹簫明月岑按寰宇記緱山在明州其地有祠在焉鄭工部文寶題緱山王子晉祠一絕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

跨赤龍

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術一朝野火𤈦上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有朱雀躍出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日龍來安公乘之東南而上邑中數萬人預共送之皆與辭訣

駕羽車

王氏神仙傳王遠字方平舉孝廉除郎中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逆知盛衰吉凶棄官入山

修道遇太上老君賜七轉靈符爲摠眞仙人漢桓帝連徵不出但題宮門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愈削而愈明後東遊括蒼山過蔡經家蔡經小民耳而骨相當仙語經曰汝氣少肉多當爲尸解因授其法後經沒失尸十餘年忽還語家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其日經家備甕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布庭中王君果來乘羽車駕五龍前來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金鼓簫管人馬之

聲如大將軍needs須臾引見經及經家兄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經來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拜謁

謁嶽廟

廣異記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岳廟過三夫人院忽見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寶帳備極好洽三夫人迭與結懽言終而出臨訣謂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當上計於天至時相迎不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盡歡自

爾七年每遇其日奄然氣盡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說云靈帳瑇筵綺席羅薦搖月扇以輕暑曳羅衣而縱香玉珮淸泠香風斐亹候湜之至莫不笑開星靨花媚玉顏敘離思則涕零論新懽則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偉於器尤爲所重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不惆悵嗚咽延景惜別湜旣悟形體流決輒病旬日而後可有術者見湜云君有邪氣爲書一符佩之後雖相見不得相近一夫人一姓王一姓杜駡云湜無行帶

符何爲小夫人姓蕭恩意特深涕泣相顧誡湜三年勿言之非獨損君亦當損我湜問以官答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

授寶玉

唐寶記開元中有李氏者棄俗爲尼號曰眞如天寶元年七月七日有五色雲氣自東方來集戶外雲中引手不見其形以囊授眞如曰汝宜寶之愼勿言也後祿山亂作眞如流寓楚州肅宗即位元年忽見二皂衣人引至一所城闕壯

麗侍衛嚴肅引者謂之曰此化城也城有複殿一人碧衣寶冠號爲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諸天命眞如進側既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日久當何以救之內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厭之又一天曰常用第三寶今沴氣方盛恐不足以勝之須用第二寶天帝曰然遂命出寶以授眞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此八寶惟王者可見汝愼勿易也乃具以寶名

及所用之法授之翌日眞如以寶詣縣縣以其事聞之於州刺史崔侁遣從事盧恒訊之恒至召眞如欲臨以法眞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墮乃以囊中前授五寶示恒其一曰元黃天符形製如笏黃玉也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其三曰穀璧遍璧有粟粒文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恒曰玉信玉矣安知寶乎眞如乃移寶向日照之其光皆射日望之無盡恒歸以狀白侁又具報節度崔圓圓徵眞如詣府欲歴視眞如曰不可

圓固强之眞如不得已叉出後段八寶示圓其一曰如月珠大若雞卵置之堂中明如皎月其二曰紅鞨大如巨栗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其三曰琅玕珠形製如環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掌其五曰皇后採桑鉤二枚細曲若筯其六曰雷公石二枚形如斧膩若靑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之陰室則神光如月其所厭勝之法眞如祕之圓欲錄奏眞如曰天帝已命崔侁事爲若何圓乃以事屬侁侁遂

遺恒隨眞如上進肅宗覩寶召代宗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寶獲于楚州天祚汝也宜保愛之代宗拜受卽日改元爲寶應號眞如曰寶和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皆寶之瑞也

寫符經

集仙錄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號達觀子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室中得黃帝陰符經本緘之甚密題云大魏眞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淸道士寇謙之藏諸

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後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問曰此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百八十年六周一千八十年少年從何而知之筌遂具告得符之由因請問玄義母曰陰符者上淸所祕玄臺所尙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獨機權制勝之用乃大道之要樞豈人間之常典耶此書凡三

百餘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戰勝之術皆自天機合乎神皆觀其精皆則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則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較其巧智則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一名黃帝天機之書非奇人不可妄傳違者奪紀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之名山可以加算出三尸下九虫秘而重之當傳同好耳此書至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凡

入學之得其殃識分不同也言訖謂筌曰日已晡矣覩子若有飢色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有一瓢令筌于谷中取水水旣滿瓢忽沈泉中旋至樹下失母所在但於石上得麥飯數升食之因絕粒注陰符經著太白經筌後官至節度入山訪道不知其終

獲銅鏡

博異志金陵陳仲躬於洛陽淸化里假居宅有古井屢溺人仲躬雖知亦無所懼月餘隣有取

水女子每來井上則逌時不去忽墜井溺死仲
躬異之闚窺於井見水影中一女子年狀少麗
粧飾依時仲躬凝睇之則以紅袂掩面微笑仲
躬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不顧而退忽淸旦有
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
者坐而詰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
人者漢朝絳侯居於此遂穿此井卽有毒龍居
之好食人血自漢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妾乃
國初方墮于井遂爲龍驅使爲妖誘人供龍所

食情非本願近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為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回君子誠能命匠淘井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終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不致知言訖便失所在仲躬即命匠入井戒之曰但見異物即收之唯得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七分仲躬令洗淨安置匣內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直造燭前拜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一第七者也元穎則七月七

日午時鑄者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苕所覽遂
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獲重見人間然明晨望
君子急移出此宅將辭去仲躬遽留之問曰汝
安得有紅綠脂粉狀乎對曰某變化無常非可
具述言訖即無所見仲躬從其言而徙之後三
日古井頓崩延及堂廡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
累勝居官要事必知皆鏡之助也鏡背有二十
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之曰維晉新公二年
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

千年萬世鏡鼻四面題云夷則之鏡

得金缶

宣室志河東人李員居長安元和夏初一夕忽
聞室西隅有聲纖遠不絕俄而又聞有歌者音
韻冷冷然員往聽之其詞曰色分藍葉靑音比
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員心異之明
日命僮僕窮索了無所見是夕再聞如初後至
七月六日夜雨甚蘋其堂之北垣明日於蘋處
又聞其聲員驚而視於垣下得一金缶形製奇

古叩之聲韻極長隱隱然如有篆文卽命滌去
塵蘚讀之乃崔子玉座右銘也然竟不知爲何
代所製者

詢前程

夷堅甲志孫九鼎字國鎭忻州人政和癸巳居
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于竹栅巷沿汴
北岸而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于稠人
中遽下馬曰國鎭久別安樂否細視之乃姊夫
張兟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于此少從容

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置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過家見嫂姊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即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尚未見姓名恐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下孫曰公

平生酒色甚多犯婬人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变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即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愼毋喫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既别孫始懼甚到竹栅巷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後連蹇無

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秘書少監

變牛婦

夷堅丙志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則白秔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有遊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得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秔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嫂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辱詈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歸來僧徑就求飯

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咄曰脫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即脫以授之婦反覆細覩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爲牛皮牢不可脫胷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稍稍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遽至則儼然全牛矣

生聖子

漢武帝故事景帝嘗夢高祖謂巳曰王美人生子可名爲彘王氏夢日入懷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杜甫詩云猗蘭奕葉光注

云奕葉猶累世也

誕皇后

西漢后妃傳竇皇后觀津人也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時遇七夕夜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忽有神光照室爲后之瑞

賞神童

閩川名士傳林傑字智周幼而聰明秀異言發成文年六歲請舉童子時父肅爲閩府大將性樂善尤好聚書當時名公多與之交及有是子

益大其門廉使崔侍郎于亟與遷職鄉人榮之
傑五歲從父謁唐中丞扶唐命子弟延入學院
時會七夕堂前乞巧因試之乞巧詩傑援筆曰
七夕今宵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
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唐公曰眞神童也

傷賢婦

蕙畝拾英賨陽士人妻崔氏其夫坐事被竄遠
地後因七夕作詩以寄之曰月鈎輝影透珠幃
雅稱人間七夕期織女牽牛猶會遇始知天與

夢相遺

曬腹書

世說曰晉郝隆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曝衣物隆乃曝腹於庭中人問之答曰我曬腹中書耳杜子美七夕詩云腹中書籍幽時曬肋後醫方靜處看

曝布裩

竹林七賢論阮咸字仲容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法當曝衣

北阮庭中爛然莫非絺錦咸寺方總角乃以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曝于庭中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東坡七夕詩云不用長竿矯繡衣南園北第兩參差

宜導引

正一旨要道家每歲有五臘七月七日乃道德臘日其日玉帝校定生人骨髓枯盛學業文籍名宦陞替可以謝罪請益禳災超度先亡及導引攝理舒展筋骨不可伐樹破石食啖酸醎乘

市藥物

楊文公談苑益州有藥市期以七月七日四遠皆集其藥物名品甚衆凡三日而罷好事者多市取之濟化中有右正言崔遘任陝路轉運使遘苦病集有柏枕乃令齎萬錢市藥百餘品各少取置枕中周環鑽穴以徹其氣臥數月得癩病肩鬚盡落投江水死說者以爲藥力薰蒸發骨節間成疾

感舊念

麗情集愛愛楊氏本錢塘倡家女年十五向垂鬟性喜歌舞初學胡琴數曲遂能緣其聲以通他調七月七日泛舟西湖採荷香爲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攜潛遁旅於京師二年逞爲父捕去不及與愛愛別後傳逞已死愛愛亦感疾而亡其小婢錦兒常出其故繡手藉香囊纈履等示人皆郁然如新

占穀價

百忌歷七日大雨糴倍貴小雨大貴

歲時廣記卷第二十八

歲時廣記卷第二十九

廣寒僊裔陳　元靚　編

中元上

呂原明歲時雜記曰道家以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作齋醮之會道經云中元日大宜崇福與佛家解夏同日

朝聖祖

嘉泰事類儀制令諸州立聖祖廟三元節州長吏率在城官朝謁

設神位

唐書王縉傳七月望日內道場造設盂蘭盆綴飾鏐琲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位備幡節龍傘衣冠之制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城內外分詣諸道佛祠鐃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常

作大獻

道經七月十五日中元日地官校閱搜選人間分別善惡諸天聖衆普詣宮中簡定劫數人鬼

傳錄餓鬼囚徒一時俱集以其日作元都大齋獻於玉京山採諸花果異物幡幢寶蓋精膳飲食獻諸聖衆道士於其日夜講誦老子經十方大聖高詠靈篇囚徒餓鬼一切飽滿免於衆苦悉還人中若非如斯難可拔贖

行禪定

盂蘭盆經目連見亡母在餓鬼中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呌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奈何當

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見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爲施主咒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凡弟子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可否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爲華飾以至刻木割竹飴蠟剪綵鏤綃模花果之形極工妙之巧竇氏音訓云天竺所謂盂蘭盆者乃解倒懸之器言目連救母飢厄如解倒

懸故謂之盂蘭盆今人遂飾食味於盆中亦誤矣

召眞聖

道藏經七月十五日迺太上老君同元始天尊會集福世界信行國土元壽觀中大會說法召十方天帝神仙眞聖之日

禮空王

韓愈直諫表近聞陛下七月十五日幸安國寺禮空王以爲崇福施信示天下仁心

講道經

明皇實錄三元日宜令崇元學士講道德南華等經羣公咸就觀禮焉

誦仙書

修行記七月中元乃大慶之月長齋誦度人經則福上世身得神仙按度人經云七月長齋誦詠是經身得神仙諸天書名黃籙白簡削死上生

說妙法

眞武經爾時元始天尊於龍漢元年七月十五日於八景天宮上元之殿安祥五雲之坐與三十六天帝斗極眞人無量飛天大神玉童玉女侍衛左右一時同會振動法音天樂自響大衆忻然咸聽天尊說無上至眞妙法

供寺院

荆楚歲時記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寺院按盂蘭盆經云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迎送葢由此

進蘭盆

唐六典中尚署七月十五日進盂蘭盆

拜表章

正一旨要七月十五日中元九地靈官神仙兵馬無殃數衆名山洞府神仙兵馬同下人間校戒罪福大宜拜表上章祈恩謝過

解結夏

正法眼藏眞淨和尚解夏示衆云有問話者麼乃以拂子擊禪床云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

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壅有决明王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乃喝云結也四月十五十方法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云從這裏一時結舉拂子云揔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解也七月十五十方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云從這裏一時解舉拂子云揔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祇如四月十五日

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舉拂子云摠在拂子頭上還見麼

周法歲

荆楚歲時記四月十五日乃法王禁足之辰釋子護生之日僧尼以此日就禪剎結夏又謂之結制葢長養之節在外行恐傷草木蟲類故九十日安居至七月十五日解夏又謂之解制經云四月十五日坐樹下至七月十五日爲一歲又曰法歲又圓覺經云若經首夏三月安居山

谷詩云忽憶頭陀雲外客閉門作夏與僧逐
蘇州詩云安居同僧夏清夜諷道言大慧禪師
結夏上堂語云一年一度結只是這箇事何須
更多說蹋著稱槌硬似鐵

請茶會

歲時雜記解夏受歲事見諸經不可備舉近世
唯禪家解結二會最盛禮信畢集施物豐夥解
結齋畢長少番次召諸僧茶會諸寮互會茶十
餘日乃畢

祈福壽

龍城錄金山雙溪北有仙洞中有三十二室凡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巖字仲卿漢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隱跡於此莫知所終道士蕭至立所記也俗傳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以祈福壽

托母胎

後漢書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托生於淨土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

生

化雲龍

宣室志故唐安太守盧元裕嘗以中元日設盂蘭盆於其間俄聞盆中有唧唧之聲元裕視之見一小龍纔寸許婉蜒可愛以水沃之忽長數尺須臾有白雲自盆中起其龍隨雲而去

念眞詮

報應記張政邛州人唐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

暴亡三日唯心上暖初見四人來捉行半日至
大江闊甚約深三尺許細看盡是膿血便小聲
念金剛經使者色變入城見胡僧長八尺餘罵
使者何得亂捉平人盡皆驚拜及領見王僧與
王對坐曰張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領來王判
放去見使者背著大枷僧自領政出城謂之曰
汝識我否我是須菩提乃知是持經之力再三
禮拜僧曰弟子合眼僧以杖一擊不覺失聲乃
活

歸舊姬

麗情集進士趙嘏家於浙西有姬纖麗嘏甚惑之泊預計偕將攜西上爲母氏阻而不行且留鶴林寺値中元齋會居人仕女競遊賞之趙姬亦往浙帥窺之乃强致去因爲掩有嘏知之亦無奈何明年登第乃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靑娥屬使君浙帥得詩不自安乃遣歸

感仙叟

續玄怪錄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縱酒浪
遊資生蕩盡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日暮未
食飢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俄有老人前問曰
君子何嘆子春言其心老人袖出一緡曰給子
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及時子春
往老人與錢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
心復熾二年而盡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復無計
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至握其手曰吾將復
濟子幾緡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媿而往

得錢一千萬錢旣入手縱適如故不四年間貧過昔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負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問之因與錢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感叟深恩唯叟所使老人曰來歲中元日見我于老君祠雙檜下子春及期而往老人方嘯于檜陰遂相與同登華山雲臺峯室屋嚴潔堂中有藥鑪紫焰光發玉女環立左右龍虎分據前後日已將暮老人黃冠絳帔持丹三丸酒一巵遺子春食訖戒曰愼勿

言語萬苦皆非眞實一念吾言安心無懼老人
適云而千乘萬騎呵聲震天有一人稱大將軍
拔劍直入堂中叱問姓名催斬爭射之聲如雷
子春不對俄猛虎毒龍狻猊蝮蛇爭欲搏噬子
春神色不動既而風雨雷電水深丈餘瞬息波
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將軍復引牛頭獄卒置
大鑊湯當心叉置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于前
鞭箠流血斫煮燒射寸寸剉之妻號哭曰得君
一言即全性命子春竟不言將軍曰此賊妖術

已成勑左右斬之䰟魂䰟見閻王曰此乃雲峯妖氏押付獄中於是鋸銅鉄杖碓搗磑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老人之言似亦可忍竟不呻吟王曰此人陰賊令作女人配生王縣丞家容色絕代而口啞親戚儕之終不對進士盧珏慕其容而娶之恩情甚篤生一男聰慧無敵抱兒與言終無辭盧大怒曰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血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不覺失聲云噫噫聲

未息身坐故處老人亦在前已五更矣見紫焰穿屋大火四合屋室俱焚老人嘆曰悮予如是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猶容世界指路使歸嘆恨而去

遇神姬

傳奇貞元中有崔煒者居南海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煒往觀之見乞姬因蹶

覆人酒甕嘗爐者毆之煒脫衣代償其直異日嫗來告煒曰謝子脫難吾善灸今有少艾奉子不獨愈苦兼獲美豔煒後遊海光寺遇僧贅生於耳試出灸之一炷而愈僧感之謂曰貧道無以奉酬此山下有任翁者亦有此疾君能療之當獲厚報請為書導之煒至亦一炷而愈翁以十千謝煒因留之數日煒素善絲竹聞堂前彈胡琴詰家童知為翁之愛女因請琴彈之女潛聽有意焉翁家事鬼曰獨神每三歲必殺一人

祭之時求人未獲翁遽負恚欲中夜殺熚爲饗女潛出告之熚恐攜艾破戶急遁俄失足墜巨穴中及曉覘穴中有白蛇盤屈長數丈吻亦有贅熚欲療之以無燭不遂忽有延火飄入熚因出艾炙之贅應手墜地蛇乃吐珠徑寸意若醻熚熚不受但以歸計禱之蛇乃咽其珠蜿蜒將有所適熚遂跨蛇而去行可數里抵一石門熚謂已達人世入戶但見一室空闊中有帳帷器玩琴瑟之屬熚取琴彈之俄有小青衣出笑曰

玉京子送崔郎至矣遂卻走入須臾有四女皆
垂鬟髻而出謂煒曰崔子何得擅入皇帝玄宮
煒捨琴問曰皇帝何在女曰暫赴祝融宴爾女
命煒就榻再彈酌醴傳觴煒乃叩求歸計女曰
幸且暫駐少頃羊城使者當來可以隨往然皇
帝已配田夫人令奉箕帚夫人即齊王之女便
可相見遂命侍女召夫人夫人辭以未奉帝詔
不至逡巡有日影入坐煒舉首見一穴隱隱然
覩人間天漢俄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背有

一丈夫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為挈往使者許諾女曰皇帝有勅令與君陽燧珠有胡人具十萬緡易之遂取珠授煒煒曰煒不曾謁帝何貺遺如是女曰帝感君先人之恵故爾乃命侍女書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隳路隅一章太守重椒塗因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人與明珠女復謂煒曰中元日須莭於廣州蒲澗寺吾輩當送田夫人至煒告別欲歸羊背女曰知

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留艾而去瞬息出穴遂失使者與羊所在煒至舍已三年乃抵波斯邸鬻珠有老胡人見之曰此我大食國陽燧珠也昔南越王趙佗使異人盜歸番禺千載矣君必入彼墓中來不然安得斯寶也煒以實告胡人具十萬緡易之後有事於廣州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入覩神筆上有細字乃女所題是知羊城即廣州城而廟有五羊焉及登越王臺覩先人詩云越井崗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

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牛踐踏成官道乃詢其
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感崔侍御詩故有此粉
飾爾後將及中元煒遂於蒲澗僧室挨之夜半
果四女送田夫人至煒遂與夫人歸家詰夫人
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遠配南越夫人曰某遭越
王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又問昔四女曰俱
當時爲殉者又問鮑姑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
行灸道於南海又問呼蛇爲玉京子何也曰安
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也煒後絜室

彷道不知所適

歲時廣記卷第二十九

歲時廣記卷第三十

廣寒僊裔陳　元靚　編

中元下

獻先祖

皇朝東京夢華錄中元節先數日京都市井賣冥器靴鞋幞頭帽子金犀假帶五綵衣服以紙糊架子盤街出賣潘樓并州東西瓦子亦如七夕要鬧處亦賣果食種生花果之類及印賣尊勝經目連經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

織燈窩之狀謂之盂蘭盆掛搭冥錢衣服在上焚之以獻先祖

祭父母

歲時雜記律院多依經教作盂蘭盆齋人家大率即享祭父母祖先用瓜果楝葉生花花盆米食畧與七夕祭牛女同又取麻穀長本者繫之几案四角又以竹一本分爲四五足中置竹圈謂之盂蘭盆畫目連尊者之像插其上祭畢加紙幣焚之魏國公韓琦家祭式云近俗七月十

五日有盂蘭盆齋者蓋出釋氏之教孝子之心不忍遺衆而忘親今定爲齋享

拜新墳

東京夢華錄京師城外有新墳者卽往拜掃禁中亦出車馬詣道者院謁墳本院官給祠部十道設大會焚錢山祭軍陣亡歿設孤魂道場

設素食

錢狀元家世範近世以七月十五日爲燒衣節蓋本浮屠之說不足依據然佛老宮祠所在有

之亦祖考平生游息更衣之地因設素食於此燒之理亦可行

告秋成

東京夢華錄中元前一日即賣楝葉享祀時鋪襯桌面又賣麻穀窠兒亦繫在桌子腳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十五日供養祖先素食纔明即賣穄米飯巡門叫賣亦告成之意也穄米乃黃稷米也或謂之黃烏兒飯以供佛祭親

論時務

開元遺事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長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休假務

嘉泰事類假寧格三元各假三日前後各一日又假寧令云諸假皆休務三元前後日准此又軍防格云中元節諸軍住教一日

罷觀燈

歲時雜記開寶元年詔中元張燈三夜唯正門不設燈上御寬仁樓太平興國四年詔下元依中元例張燈三夜淳化元年詔罷中元下元觀燈

禁採魚

唐百官志河渠令三元日非官祠不採魚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也

收萍草

本草水萍無毒以沐浴生毛髮久服輕身一名

水花一名水白一名氷蘇瑣碎錄云七月十五日取赤萍用篩箕盛曬乾爲末遇冬雪寒水調三錢服又用漢椒末擦身上則熱高供奉採萍時日歌云不在山不在岸採我之時七月半選甚攤風與緩風些小微風都不算豆淋酒內下三丸鐵幞頭上也出汗

拾聖柰

洽聞錄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五日溪穴流出聖柰大如盞歲以爲常

取佛土

四時纂要七月十五日取佛座下土著臍中能令人多智厭火災博異志元和中內侍劉希昂將遇禍七月十五日日中忽有一紅衣女人獨行至門曰緣遊看去家遠暫借後院盤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勑家人領過姿質甚分明良久不見出遂令人覘之已不見希昂不信自往觀之無所有唯有一火柴頭在廁門前家屬相謂曰此乃火災欲起也必須覓術士鎮厭之當鎮厭

之日火從廚上發燒半宅且盡至冬希昂忤愆宗遂族誅

感詐鬼

夷堅丁志撫州南門黃柏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縑帛爲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箠責徑竄逸他處久而不返母思之甚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眞以爲死矣會中元盂蘭齋前一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嘆於外者母曰小哥眞死矣今來告我取一緡錢祝曰

果爲吾兒能挈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肅肅類有人探而出之者毋兒失聲哭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矣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之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詣宜黃受傭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鬼所詐云

除蟒妖

玉堂閒話南中有選仙塲在峭崖之下其絕頂

有洞穴相傳爲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以中元日拔一人上昇學道者築壇於下至時則遠近冠帔咸萃於斯備科儀設醮齋焚香祝禱七日而後衆推一人道德最高者嚴潔至誠端簡立於壇上餘皆慘然訣別而退退即遙頂禮瞻望之於時有五色祥雲徐自洞門而下至於壇場其道高者冠衣不動合雙掌躡祥雲而上昇觀者靡不涕泗健羨望洞門而作禮如是者不可枚數矣有道高合選者忽來中表間一比邱自武

都山相與話別比丘懷雄黃一斤許贈之曰道中唯重此藥請密置於腰腹之間愼勿遺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懷而昇壇至時果躡雲而上後旬餘比丘從崖傍攀緣造其洞見一大蟒蛇腐爛其間前後上昇者骸骨山積於巨穴之間葢五色雲者蟒毒氣常呼吸此無知道士充其腹哀哉

見故夫

夷堅乙志成都人承信郎王祖德紹興三十一

年來臨安得監邛州作院既之官矣聞虞齊甫以兵部侍書宣諭陝西郎求四川制置司檄以稟議爲名往秦州上謁未及用以歲六月客死於秦虞公遣卒護其柩且先以訃報其家王氏卽日發喪哭設位於堂旣而柩至蜀人風俗重中元節率以前兩日祀先列葷饌以供及節日則詣佛寺爲盂蘭盆齋唯王氏以有服但用葷日就几筵辦祭正行禮未竟一卒抱胡床從外入汗流徹體曰作院受性太急自秦州兼程歸

凡四晝夜抵此將至矣俄而六人舁一轎至亦
皆有帷幔轎中人徑升於堂據東榻坐乃祖德
也呼其妻語曰欲歸甚久爲虞向書苦留近方
得脫行役不勝倦傳聞人以我爲死欲壞我生
計爾嘗已信之妻曰向接虞公書報君歿於秦
幾轎前日已至何爲爾爾始笑曰汝勿怖吾實死
矣吾聞家中議賣宅宅乃祖業也安得貨吾所
寶黃筌郭熙山水李成寒林凡十軸問已持出
議價吾下世幾何時未至窮乏何忍遽如是吾

思家甚切無由可歸今日以中元節冥府給假故得暫來然亦不能久又呼所愛婢子恩意周盡是時一家如癡不能辨生死忽青烟從地起跬步不相識烟止寂無所見

會鬼妃

傳奇會昌中進士顏濬下弟遊廣陵遂之建業賃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濬問姓氏對曰幼芳姓趙氏亦往建業每艤舟濬即買酒同飲多說陳隋間事濬或諸謔即斂衽正色及

抵白沙各遷舟航靑衣謝曰數日承君深顧自嫌陋拙不足奉懽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遊瓦官閣此時當爲君類會一神仙中人况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誌其言中元日决遊瓦官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欄悲嘆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乃曰幼芳之言不謬耳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闍黎院請君至彼濬喜而往果見向舟靑

衣出而微笑濟遂併與美人敘寒暄俏進茶果少頃而謂濟曰今日幸接言笑妾家在青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濟欣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濟前行可數里方至有女童數輩秉燭迎入內堂環坐繼邀孔家娘子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幸同傾觴少頃而至濟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答曰某即陳朝張貴妃彼即孔貴嬪居世謬當後主眷顧不幸國亡爲楊廣所殺幼芳乃隋

宮御女也因話前朝故事孔貴嬪曰往事休論不如命酒延歡遂呼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詠詩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蟲白楊凋盡減悲風彩牋曾擘欺江總綺閣塵消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閣排空稱望仙五雲高艷擁朝天青溪猶有當時月應照璚花綻綺筵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艷竟如何南朝唯有長江水依舊行人作逝波澹亦和曰簫管淸吟怨麗華秋江寒月綺窗斜慚非後主題牋客得見臨春

閣上花頃之間雞鳴孔貴嬪等謝酒辭去狩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以辟塵犀簪一枚曰異日睹物思人晔宵客多未盡惓情别日更卜一會嗚咽而别遲翌旦惝然若有所失信宿後更尋舊日地則近靑溪松桂坵墟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墓也爲惻而返廻過廣陵訪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賽離捨

燕北雜記七月十三日夜戎主離行宮向西三

十里卓帳宿先於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應隨從諸軍並隨部落動番樂設宴至暮戎主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早郤往西方令隨行軍兵大噉三聲謂之送節番呼此節爲賽離捨漢人譯云賽離是月捨是好謂月好也

歲時廣記卷第三十